

星城十月，带娃去看作家笔下的秋天！

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 赵周舟

秋分已至，昼夜渐趋均衡，街头巷尾的秋意也随之愈发浓烈。接下来的长沙，俨然会化作大自然精心制作的调色盘——栾树的“小灯笼”挂遍枝头，银杏的金黄铺满老巷，梧桐叶以蝶的姿态告别枝头，芦苇荡在江风里漾起诗意，乌桕树则把红黄绿揉成了流动的画……

这满眼的秋日盛景里，藏着太多文人笔下的哲思与深情：史铁生在秋日里叩问生命的重量，郭沫若曾描绘秋光里的壮阔意境，孙犁也在文字中留存过秋日的质朴与醇厚。不妨带着孩子走进这片斑斓，让他们亲手触摸落叶的脉络，静心聆听风声的私语，在与自然的对话里，读懂文字背后藏着的温度、力量与生命的诗意。

橘子洲：在栾树下，读史铁生的“生命灯笼”

“春天开一簇簇细小而稠密的黄花，花落了便结出无数如同三片叶子合抱的小灯笼。”史铁生在《我与地坛》里写栾树的句子，是橘子洲秋日最贴切的注脚。

9月底的橘子洲，沿江步道旁的栾树早已进入“最佳观赏期”：翠绿的枝叶间，挂着一串串由绿转黄、再染成红褐的“小灯笼”，风一吹，有的轻轻摇晃，有的落在草坪上、石板路上，像撒了一地的迷你童话。

带娃来打卡栾树的李女士笑着告诉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，最佳观赏位在橘子洲大桥，往下望去全是夹道的栾树林。“我特意把史铁生的句子抄在小本子上，想让孩子看看，文字里的‘小灯笼’到底长什么样。”她举起女儿手里的透明玻璃瓶，里面装着七八颗不同颜色的栾树果。“你看，绿色的是刚长的，黄的快成熟了，红褐的像老灯笼，



孩子说这是‘栾树的四季’。”

橘子洲的栾树不只是“观赏树”，更是孩子的“自然玩具”：捡几颗完整的“小灯笼”，可以串成手链；把干燥的果壳掰开，里面的种子能当弹珠玩；

甚至可以和孩子玩“找灯笼”游戏，比谁找到的颜色最特别。

李女士说，女儿之前读《我与地坛》节选时，总问“为什么作者说栾树像命运”，现在看到栾树从开花到结果的变化，突然懂了：“她昨天说，‘小灯笼会变颜色，就像我们会长大，都在变但都好看’。”

走累了，坐在栾树下的长椅上，看湘江的风吹动枝叶，听孩子念

史铁生的句子，突然觉得，秋天的橘子洲不只是风景，更是一本“活的文学书”——文字里的哲思，都藏在孩子捡起“灯笼”的笑容里。

国庆巷：老巷银杏下，遇郭沫若笔下的“蝴蝶”

“你的碧叶要翻成金黄，而且又会飞出满园的蝴蝶。”郭沫若在《银杏》里写的秋景，在长沙开福区国庆新村的老巷里，有了最烟火气的诠释。

这条藏在居民区里的小巷，没有网红景点的喧闹，只有两排几十年树龄的银杏树，把深秋的阳光滤成金色，落在斑驳的围墙上、老旧的居民楼前，还有居民晾晒的衣物上。

记者找巷口时，碰到了住在附近的邓姨，她热情地指路：“上世纪80年代这还是高档小区咧，这些银杏树是那时种的，每年秋天都有人来拍。”顺着她指的方向走，远远就看到一片金黄——银杏叶在枝头叠着，风一吹，真像郭沫若说的“飞出满园的

蝴蝶”，有的落在地上，铺成一条“金色地毯”，踩上去“沙沙”响。

巷子里的秋，是“动静皆宜”的：穿白色长裙的姑娘举着伞拍照，戴眼镜的小伙子坐在银杏树下看书，而老住户们则习以为常——银杏树下的老年娱乐室里，爹爹娘娘们打着牌，旁边喝茶的看客笑着聊天，偶尔有人对拍照的游人说“小心脚下，别踩坏了落叶”。

孩子在巷子里捡了一大把银杏叶，说要回家做“蝴蝶标本”。临走时，邓姨塞给孩子一颗糖：“明年秋天再来，银杏树还会开‘蝴蝶’的。”

老巷的秋，看看郭沫若说的‘蝴蝶’，不是景区的摆设，而是和生活融在一起的——比如奶奶晒的被子上落了银杏叶，比如爷爷用银杏叶给孙子折小船，这才是秋天该有的样子”。孩子在巷子里捡了一大把银杏叶，说要回家做“蝴蝶标本”。临走时，邓姨塞给孩子一颗糖：“明年秋天再来，银杏树还会开‘蝴蝶’的。”

老巷的风里，满是银杏的香和生活的暖，突然懂了郭沫若为什么说银杏是“东方的圣者”——它不只是美，更藏着一代代人的生活记忆。

带娃来的陈先生说，他特意避开了热门赏秋地，“就想让孩子感受



东风路：梧桐叶落时，读方晓蕾的“告别诗”

“梧桐叶/松开了最后一丝挽留/旋转翻折/以蝶的姿态/完成对枝头的告别。”当代诗人方晓蕾在《秋风辞》里写的梧桐叶，是长沙东风路秋天的日常。

周六下午，记者在东风路文创园门口碰到了带儿子散步的柳女士：“我们家就住在附近，每周都来这儿走走。”她指着儿子手里的梧桐叶，“你看，他捡了片比手掌还大的叶子，从中间穿了个孔，说这是‘天然镜头’，能把蓝天和东风路文创园的铁轨框在一起。”

东风路的秋，不只有梧桐叶，还有“藏在树林里的市集”——下大垅集市里，咖啡店的户外座



柳女士说，儿子最喜欢的游戏是“落叶拼图”：“捡不同形状的梧桐叶，拼出小松鼠、小船，他说‘妈妈，梧桐叶在和我们说话呢’。”

如果说东风路文创园的梧桐树美得独特，那么浏阳河畔的梧桐道则更令人惊艳。两排高大的梧桐树把道路裹成“金色隧道”，深秋的风一吹，红棕色、金黄色的梧桐叶打着卷儿落下，有的飘在孩子头上，有的落在自行车筐里。带孩子读秋天的诗，不用刻意解释“告别”的意义——一片落叶的旋转，就是最生动的答案。

巴溪洲：芦苇荡中，寻孙犁的“诗意战场”

孙犁在《荷花淀》里写芦苇“密丛丛如迷宫一般”，这份诗意，在长沙巴溪洲的秋天里，有了更辽阔的模样。

从猴子石大桥往南8公里，这座狭长的沙洲被湘江环绕，深秋时节，靠近江边的芦苇荡长得比孩子还高，风一吹，芦花像雪一样飘，江水、芦苇、蓝天同框，像一幅会动的画。

将巴溪洲当成遛娃“自留地”的何女士告诉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：“我们几乎每周都来，春天看油菜花，夏天摘桑葚，秋天就来芦苇荡。”



巴溪洲的芦苇荡，是孩子的“自然乐园”：可以和孩子玩“捉迷藏”，躲在芦苇丛里听江声；捡几根芦苇秆，能做成“望远镜”；甚至可以带个小篮子，捡落在地上的芦花，回家做手工。何女士说，她会给孩子讲《荷花淀》里的故事：“虽然孩子还小，不懂‘战场’，但他们知道，芦苇荡里藏着勇敢的故事，现在每次来，都会说‘我们要像芦苇一样坚强’。”

中午在芦苇旁的草坪上露营，天幕下，孩子用芦花拼出小房子，何女士则泡了壶茶：“这里商业氛围不浓，能让孩子真正亲近自然。你听，江声、芦苇声、孩子的笑声，这就是最好的秋天。”风吹过芦苇，沙沙作响，像在呼应孙犁笔下的诗意——原来，秋天的勇气，藏在一片芦苇的坚韧里。

敬告读者

国庆假期将至，本报10月2日报纸将合刊至10月9日出版发行，今日女报/凤网全媒体将持续发稿。祝广大读者节日快乐！

今日女报/凤网融媒体中心